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 第三回 獲靈符吳氏妾為妻 遭雷擊馮家蛇變狗

話說魏家大娘，被妖纏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身上方覺清涼了些。口裡亂叫道：「好快活，好快活！」魏公子從夢中驚覺，分明是娘子說話。才要起身，只是起不來。想到：「這又奇怪，我昨晚並不曾吃酒，如何似中了酒的？」少頃，強撐著起來。問那婆娘，夜來說的甚麼，不見答應。向他臉上一看，面色渾如灰土，兩眼直視。驚得心慌起來，忙叫老娘們和丫鬢進來。道：「娘子今日神色俱變，眼兒得不是好像，這卻如何？」眾人看了，也都驚慌不已。即時公子遣人延醫診視，那裡中用。自此日加病症，腹中作脹，人事昏迷。夜間老娘們服侍，公子自住對面房中歇宿。眾老娘每夜見神見鬼，名為看守，其實躲得遠遠地睡去。那婆娘時常叫道：「心中燒的難過。」下面要人拿扇子扇，將冷水沃著，方才受用。又叫道：「不要放那人進來。」丫鬢們只道說的是公子，答應：「他到那邊去了。」婆娘連聲道好。那知晚間，仍是到來，盡興方去。話休絮煩，那司空府裡的吳瑩，自從那日看了女兒回去，時常在街上求籤問卜，四方尋訪名醫有道之人。可巧這日，也是他女兒命不該絕，遇了一個道者，手持葫蘆，高唱：「救苦救難，認是冤牽（愆），力能解脫。有緣者前來，貧道不取分文，施捨不吝。」這吳瑩聽了這話，忙上前雙膝跪下，拜求救濟。那道者並不問病症根由，開口便道：「你可是為你女兒來求我的麼？他今邪魔已退，天幸一點靈心未泯，尚可救援。可將此符化了，和水吃下。再將此丸三粒，每朝一服，三日服盡，病自痊癒。」說著將葫蘆開了，倒出三丸，將符一齊遞與吳瑩。吳瑩接了，伏在地上，謝那道者。抬起頭來，那道者已是不知去向。心下驚異，忖道：「莫不是仙人點化，小住的病想是還得好呢。」就歡天喜地，捧著符藥，也不暇告稟夫人，急急走到魏府。門上人通知了老娘，引了進去。見了女兒臥在牀上，甚是危迫。這吳瑩更不答話，央煩老娘取碗湯來，將符燒在碗中，自己送到女兒口邊，叫他呷了。把丸藥交付司空府裡來的婆子，交代他每早服一丸，三日服盡。說畢起身，回到司空府中。到裡邊，一五一十稟過夫人，並將夫人賞的二十兩銀子繳還。夫人甚是歡喜，心中忽然想起了小姐，當日就不曾見遇著有緣法的，又是感傷。這裡話且不題。

卻說小住吃過了符，閉目安睡，有兩個時辰，腹中似覺寬鬆了許多，手足便能移動。到了次日清晨，那婆子將丸藥取了一粒，遞與小住，叫他和水送下。沒有半個時辰，腹中忽然疼痛，要起來解手。老娘和婆子驚訝道：「這藥竟如此靈驗，真是神效了。」忙上前扶了牀，這一解足足解了一桶。兩人看見，都是漆黑的糞水。可又作怪，這小住站起身來，並不要人扶持，說道：「我在牀上這幾時，悶殺了人。且在底下坐一坐。」須臾，又說道：「心裡覺得甚餓。」老娘連忙出去，喚人做粥。這一鬧，驚動了公子。聽見是吳家姑娘得了個靈符，服下病即退去。如今身子輕健，思想飲食，即忙走到後面來看，果是坐在椅子上面。形容雖然消瘦，那一種晦氣已是沒了。這小住見是公子，立起身來。公子此時，妻雖病危，妾已就痊，心中自覺少寬。當下做了粥，與小住吃了。公子回到前面，想起靈符，喚出老娘細問端的，方知是他老子求了來的。想道：「娘子這病，倘也得個救星，可不是好。」隨即進門上的老管家成文，走到司空府裡，喚將吳瑩到來。

去不多時，回來稟說：「吳瑩現在外面。」公子同了出來，吳瑩跪了一跪，請個安。公子不暇與說些閒話，開口便說：「聞你昨日求得一道靈符，你女兒病已經痊癒，這個符卻是那裡得的？我家娘子現在病勢沉重，比你女兒還狠些。你可替我再求一道來，我卻重重賞你。」吳瑩道：「回大爺，昨日小的所求之符，乃是一個遊方道人，路旁遇見。他那口裡說道：『有緣的度他，無緣的不得遇見。又說小的女兒，幸而一點靈心尚在，還可救得。他遞了符與小的，小的伏在地下謝他，抬起頭來，他卻影兒不見了。回大爺，這個卻在那裡尋去？』」公子聽了驚訝不住，只得罷了。那吳瑩聽得女兒已愈，不便見面，也就告辭而去，不題。

卻說小住，一邊兩日將丸服盡，病已全退。唇紅面白，出落的更是齊整。司空府裡的婆子，早已打發他回去。公子見小住如此俊俏。妻子又是如此病症，怎免得動些春興在這女子身上。當日將小住移在公子臥處，緊對著大娘的屋。可憐這大娘，從前吃醋捻酸，如今竟是盡數的讓與他人，自己還是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。真是作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一日，公子和小住正在宴好之際，大娘房裡忽然翻亂起來。公子方在小住身上，極力的逞其濃興。小住聽見，忙推公子道：「且莫動，聽那邊聲張做甚？」公子側耳聽時。只聞一個老娘道：「快報與大爺知道。」一個老娘說：「且把帳子來避過。」又一個丫鬢說：「滿牀的煙霧住了，那裡得近前去。」這小住道：「不好了，可是失火了。」說聲未畢，兩人忙起身，穿了衣裳下牀來。正要開門，只聽老娘在外說道：「叫大爺得知，奶奶已是沒了。」這裡公子和小住方知是大娘有變，不是火燭。

當下公子驚慌起來，叫老娘開了廳門，喚起外邊家人料理後事。小住忙道：「相公不要驚慌，身子要緊。死者已是死的，生者尚須保重。你才做過了事，不宜急忙出去。架上那件馬褂可穿起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知道，不要你記念。倒是你才好的人，怕容易受涼。我叫個老娘過來同你做伴，你可仍舊睡了，明早起來照應些事。此後就是你作主了，全要你自己愛惜身體哩。」說著出來，叫了一個老娘過來。公子便到外邊，和眾家人辦棺木的辦棺木，做衣服的做衣服。整整忙到次日午時方才齊備。當下，請了個陰陽生，擇了吉時裝了。次日，請些親族，成了個服。到了三七之期，開喪出柩，了結其事。這小住到一年，生了個兒子，和公子遂成為夫婦。司空夫人認他做了女兒，自此往來不絕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卻說那南極嶺，周圍原有數十里之地。山腳四面都是人家墳墓。縣中有個鋪戶，姓馮名其模。祖上置了塊山，在這南極嶺西北腳下，離著太虛洞約一二里，卻是緊對著洞口，馮其模有兩個兒子、兩房媳婦、一個女兒。長子年方二十八，忽然夭亡，就葬在嶺下墳內。這年春天，長媳同了姑子來上墳；跟了幾個家中的人，祭掃過了，大家在四下裡遊玩一番。有的說：「這嶺上有個太虛洞，極是深杳。」眾人同了兩個婦女，走到了洞口一望，裡面漆黑，那裡看得到底。原來洞中之物，自從纏過魏家的大娘，正無投奔。可巧，這馮家的媳婦、女兒到來。外面看不見裡面，裡面卻是看得見外面。登時妖精淫心大動，噴了一口毒氣。外面的人正望之際，忽然眼昏頭暈，個個僕在地上。這妖精探出身來，把兩個女子攝了進洞。

那些跟來的人，昏倒半日，漸次的爬將起來，不知是何原故。驚疑了一會，卻是不見娘子和姐兒兩個。急急的趕回家來，通知家中。添了許多人，再到山前來，四下尋覓，那裡見個影兒。內中有鄉下老年的人說道：「我們幼年時候，曾聽老人家說過，這洞中先年曾出過怪，合城的人用槍來打，足足有上千的人。可煞作怪，槍尚未發，人人倒地，個個橫街。聽得說，一股黑煙噴來，令人經受不住。」這些人聽了道：「可不是，剛才也是這樣一口毒氣，又腥又烈。如此說來，一定是這個妖了。卻因何單單把 姑 嫂 兩 個 撞 了 去。」大家驚愕，無計可施。只得歎了幾口氣，仍舊回來。家中見其不曾找著，頃刻之間，失去兩口，號哭的號哭，嗟歎的嗟歎。聽說上千的人，都無奈他何，誰敢去尋事做。這裡傷感不題。

卻說那妖精，攝進兩人，將那女兒放倒，去了衣服，先行污毒。那媳婦在旁，聽得是妖魔弄弄姑子，眼雖不見心中甚是了了，驚得魂不附體。心生一計，左右是沒有命的，掙扎起來，盡力撞在一塊石上，腦漿都破裂了，登時氣絕身亡。那妖精見這裡一個撞死，就來從頭至腳吃個乾淨。這女兒捱了兩天，一來毒氣受得又重，二來這洞中卑濕之地，陰寒透骨，也就隨後沒了。可憐姑嫂兩人，只因上墳閒玩，送在這妖精手裡。雖是兩個命中如此，其實妖精惡毒已極。那知就是這一舉，早已惱動天庭。

三日之內，忽然烈日當天，立時晦暗，人都對面不能看見。電光一連閃了幾閃，那近山的人，聽得山前似翻江攪海的一般。接著數聲霹靂，遠近居人，無不驚駭得掩耳閉目，不敢舉動。卻說這妖精見一個電閃來，即騰身出洞，盤在一株大樹上。那雷在樹頂轟轟的方要下擊，卻被這畜一口毒氣噴上，早驚散了。少時，又是雷聲漸迫，他卻遁去，如飛的到了五十里外一個娘娘廟。那廟卻是蓋造在個山頂之上，樓上下兩間。樓上乃是娘娘的神像，樓下乃是一尊立像的韋陀。這孽畜就伏在娘娘龕下，縮得身子只有一寸來長。那雷轟轟的直趕將來，卻尋不著他在甚麼去處，登時圍繞著廟宇響個不住。足有三個時辰，霹靂一聲，天忽開霽。後來廟祝看見，韋陀的那條杵上，約莫有寸來長的一根小蛇，從中心穿在上頭，卻是燒得頭尾都焦，縮在一團。遠近的人轟傳開了，成千上

萬的人都來觀看。街市上紛紛的說，雷打了一條，在娘娘廟韋陀杵上。原來那蛇一時躲娘娘佛龕之下，雷公急切尋他不著。這座韋陀顯聖，將杵在樓板之上，從底下直穿通上去，剛剛的戳在孽畜中心之上。所以雷電交加，方才打死。這一段情節，都是廟祝指著那樓板通處，告訴眾人的。當下廟中香火頓覺百倍於往昔。

卻說那馮家，自從失去了兩口，終日啼哭，只是沒做道理處。一日，聞得雷打了一條蛇，直從南極嶺趕出五十里外。這馮其模心中一想，必是太虛洞中之物。孽畜既已遭譴，洞中自然空虛。不知媳婦和女兒可曾在那裡面，也不知死活何如。於是同家人商議，約了兩個伙計，帶了撓鉤繩索燈籠火把之類，一同來到了太虛洞前，將火把往裡面一照，並不看見底裡。又將撓鉤鉤住燈籠探進，一望遠遠看見，地上臥著一個，旁邊有兩堆衣服。眼見得是在裡面，但只少了一個，又且俱是呆的了。當下進去兩三個人，細看那臥著的乃是女兒，那媳婦卻無覓處。又看那兩堆衣服，卻是兩人的。那知旁邊堆了一堆骨頭在那裡，方知媳婦已是被妖精吃了。只得仍舊出得洞來，告訴馮其模一遍。於是備了兩具棺木來，將媳婦骨殖裝在一棺，女兒抬出裝在一棺，就在山下墳葬了。大家歎息而返。

話休絮煩，這馮其模長子雖死，卻有個五歲的孫子。此時又失了娘，只得跟孀娘起臥。馮其模同著次子，在鋪裡做個生意，家道卻也殷實。家中本有一犬，這年生了一胞小狗，內中有一狗，額上隱隱有個蛇字紋。家中人也不解得，東家抱一個去，西家也抱了一個去，一胞都抱盡了。獨有這一個有蛇字紋的，人抱了去，又走了回來，總不離這馮宅，跟著母犬倒也安分。光陰迅速，看看一年有餘。這馮其模的孫子年已七歲，在附近從了個先生讀書，早出晚回。卻是奇怪，這狗總跟定這孩子。到學堂裡，他就蹲在桌下，回家也是不離。

一日，這孩子學裡散了，同了一個同學，在他家街後玩耍。這街是一片空園，有一面大塘，塘中蝦魚最多。兩個孩子在塘邊上捉魚。這狗跟在旁亂叫，孩子那裡顧他，只管伸手在水裡亂捉。狗在四下裡跑來跑去的叫。左近人家，聽得狗叫得利害，忙走出來一看，並無一人。原來兩孩子蹲在水邊，急切看他不見，只見那狗越叫得緊。正叫之間，水邊撲通的一聲，那人連忙跑去，已是趕不及。兩個落去了一個，就是這馮家孩子。看的人內中一個，就是此塘之主，知是弔下人去，解衣下水，方才救起這孩子來。那一個孩子，駭的都呆住，動也不能動了。眾人帶了過來，問他這個孩子是那家的？說是南街頭馮家的。這塘主喚了人送去，狗也跟著來到家中。孀娘驚得打戰不止，連忙換上乾燥衣服。幸而落水不久，不致有害性命。看官們，這孩子不是這狗跟在旁叫喚，先驚動出人來，這孩子落在水中，要那個孩子回去告訴了人，然後走來救援，不知多少時候，孩子家有多大氣力，還能夠一口氣不斷麼？這就是這狗救了他一命了。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